

逢星期二、四刊出

撰文：王海豐 圖片：王海豐、本報資料庫 編譯：韓潔瑤 美術：勞偉雄
讀者意見專線：傳真 2564 7993 E-mail:amy.chan@hknet.com

feature

在 Dialogue in the Dark Hong Kong 剛舉辦的工作坊上，記者認識了來自保加利亞的主辦練員 Daniela，她 6 歲起失明，所以對顏色、形狀有點印象，說：「你形容給我聽，我就可以想像得到。」就像幾米筆下那盲女想像出繽紛多變的地下鐵。
反過來，我們又能否想像她的黑暗世界？

不視而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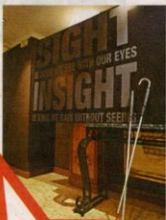
視而不見

我一直認為自己好理智，相信命運由自己操持，肯做的话一定有成就，失敗只因準備不足。原來在黑暗中，我都會覺得好無助：吓？咁點呀？也無。

我不擅溝通、不擅聆聽，成日以為自己好醒，但在黑暗裏要靠手杖，要靠別人。平日我疑心很重，經常問：「係咪呀？有無咁嘢呀？」但在工作坊裏，我聽見身邊那人的聲線和談吐都好淡定，就此在幾分鐘內便相信了他、倚賴他；平日這是不可能的。

原來無助時，我們需要相信別人。

立法會議員陳淑莊



超乎想像的黑暗

記者參加了一次工作坊，拿著盲人手杖徐徐步進黑暗當中，方向感頃刻盡失，動都不敢動。忽然有人說：「請跟著我的聲音行。」之後他便沒有再說話，吓？咁即係點？雖然仍不知該往哪裏去，也只得硬著頭皮向前行。

原來黑暗無邊無際。平日無論如何海天一色，雙眼所見的總有盡頭；但絕對的黑暗是沒有界限、無窮無盡的，人象給整個宇宙的黑幕包圍。

當所有參加者進場後，Daniela 吩咐大家找椅子坐下。椅子在哪？不知道。那人瞎子摸象，摸到空凳便趕快坐下，舒一口氣——原來這個位坐都咁難！接下來，大家分成小組，合力完成一連串活動。那些活動，看得見的話三兩下手勢便完成；但由於看不見，結果是難以想像的一塌糊塗。

猶記得工作坊的主辦人張瑞霖在上次訪問中提及，他在倫敦參加同類

工作坊時，其中一個環節是砌模型，大家要各自描述手上的組件。當時他說：「平日睇著眼睛，一講大家便會得到；但當看不到的時候，連形容大小都好困難。」

原來這是真的。記者那一組，有人表示以拇指和食指兩者間的距離作準繩，有人說自己手上那一件長 23 厘米，可是大家手上並無量尺！傳遞東西時，甲將物件推到乙面前，但沒有開聲通知對方，結果所有組員一起乾等；簡單如倒茶，有人以為自己倒滿了一杯，但其實一滴水也沒有；記者也顧不得衛生，將手指放到茶杯裏測試水位……總之笑話連篇。

凡此種種，你這些看得見的人，何曾想像過呢？



精電國際行政總裁張東豪

初時在黑暗中我不太自在，很少說話。後來習慣了，開始覺得很有空間感。黑暗帶來不安、未知數和無常感，但也給我力量和倚賴。

因為不見面，大家行事較開放。一些事情當大家睜開眼時可能會客氣推讓，在黑暗中卻會主動承擔。

活動進行時，組員需要互相照顧，也不介意身體接觸——要知道，人大了，很避忌與人之間非必要的肢體觸碰；我們忘記了身體接觸所帶來的關懷和支持，其實好重要。

不要小覷任何人



▲ Daniela 有寶碩士論文探討殘疾人士如何自力更新，因此認識了 Dialogue in the Dark 的創辦人 Andreas，並成為他們一員。

源於德國的 Dialogue in the Dark 體驗館，原意是讓失明人和健視者互相學習後，各有得着。今次香港的工作坊，招募了一批本地失明助理訓練員，鄧炳業和陳靜穎是其中兩位。

當社工的鄧炳業說，原以為做助理訓練員只需要大約跟隨 Daniela 的指示，自己可以加強加闊。「原來不行，因為她要靠我們去協助參加者，又要我們告訴她大家的反應、情緒和進度，再即時應變。我們不依指示便會「甩卡」。這，訓練到他的集中力。仍是學生的陳靜穎也因此明白到，無論多不喜歡聽從指引，到社會工作時亦有必要按上司的指示去做。

此外，二人亦能從參加者身上學習。鄧炳業說：「有些人本身是很好的領袖，但在別人當領袖時，他不會爭着話事，轉當輔助角色。這世界不能太過個人主義，除了獨贏，亦要『齊贏』。」

陳靜穎則很詫異不少參加者即使看不見，依然淡定、有方向感。「我以為大家會好迷惘、好灰心。原來真的不能小覷他們。」

是的，每個人都有長處、短處，每個人都容小覷。Daniela 雖然失明，卻會說 5 國語言，且擁有一個學士和兩個碩士學位。最記得她說：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困難。我失明，跟你面對的困難不一樣，就此而已。」

是的，就此而已。



▲ 鄧炳業（左）和陳靜穎對不少參加者表示學習到「信任」二字感到特別高興，因為在這個世代，人與人之間最缺乏的就是互信。

